

马克思论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

——兼与悲观论、乐观论和折中论商榷

毕志民

(河北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邯郸 056038)

[摘要]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思想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仅涉及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规范维度,而且关涉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英美学界对该问题形成了“悲观论”、“乐观论”“折中论”三种典型观点,它们共同的理论缺陷是,把自由与必然看成外在对立关系,而不是辩证统一关系;遮蔽了资本论时期马克思思想的质性提升以及对自由与必然关系问题的和谐统一的解决。

[关键词]马克思;必然王国;自由王国;劳动

doi: 10.3969/j.issn.1673-9477.2018.04.019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8)04-054-03

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思想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英美学界形成了悲观论、“乐观论”“折中论”三种典型观点。本文尝试根据马克思文本检视三种观点,并对其理论贡献及缺陷作出分析。在此基础上,阐释马克思理论观点的演进性以及资本论时期的成熟观点。

一、自由与必然关系:悲观论、乐观论与折中论

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及其手稿,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都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规范维度和对共产主义的本质规定。

对于此问题,悲观论观点认为,马克思随着年龄的增长,经济学知识的增加,放弃了青年时期的乐观观点,存在一个悲观论转向(pessimistic shift),认为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与自我实现只能在劳动活动之外的休闲领域中获得。乐观论观点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演进过程中,根本不存在一个悲观论转向,从青年到成熟时期,从哲学著作到经济学著作,马克思一直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发生激进的、根本性的转变,成为一种真正自由和自我实现的活动。西方学者 Jan Kandiyali 在最近的论文中,不仅否认存在一个悲观论转向,而且认为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两种模型之间摆动,第一种模型认为真正的自由能够在必然王国即劳动活动中实现,第二种模型认为,虽然在劳动活动中存在某种形式或类型的自由,但真正的自由只能在自然和社会必然性之外才能获得^[1]。这种观点实际上属于一种折中论观点。

悲观论观点认识到了马克思在自由与必然关系

问题上观点的变化性,但认为这种变化是一种由乐观向悲观态度的转变,没有认识到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穆勒笔记》)还是一种哲学人类学和规范目的论的理论范式,用预设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劳动”和“真正的社会联系”)去批判现实的非人存在。到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期,由于科学的历史观的创立以及经济学知识的增加,马克思并不是由乐观转向悲观,而是采取了一种更加理性、客观、科学的立场和观点。乐观论观点没有认识到马克思观点的不断进步性,而且实际上是把1844年青年马克思的观点当做马克思一生的观点,不仅遮蔽了马克思成熟时期观点的科学性,而且必然把马克思人本主义化。Jan Kandiyali 认为,西方哲学史中存在两派观点的内在张力,其中一派认为必然劳动是必然是处在自由和美好生活对立面上的,在劳动中不可能获得自由和自我实现,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谢林和费希特等为典型代表。第二派以更加积极和乐观的态度看待劳动,认为劳动并不排斥自由,反而增加自由,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为其典型代表,是工作的奴隶而不是仅仅消费额主人实现和获得了更高程度的自由。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两种模型之间摆动,没有超脱出这种内在张力^[2]。这种观点虽然认识到了马克思在自由与必然关系问题上思想来源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却采取了折中论的观点,完全抹煞了成熟时期马克思理论观点的科学性,并且用折中论模糊了问题的实质。上述三种观点共同的理论缺陷是没有把马克思的著作作整体的解读,没有看到马克思观点的不断进步性,把自由与劳动看成是外在对立的关系,而不是辩证统一关系。

[投稿日期] 2018-10-1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自由话语(编号:11YJC720001)

[作者简介] 毕志民(1979-),男,河北邢台人,讲师,博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自由与必然关系:马克思观点的逻辑演进

在自由与必然关系问题上,马克思的思想观点存在一个有不成熟到成熟的转变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理论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穆勒笔记时期》,这时的马克思在理论范式上处于哲学人类学和规范目的论,用主观悬设的人的理想本质和现实的非人存在对立出发,把人的本质看作同人的存在相对立的、人所应有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和“真正的社会关系”,带有浓厚的伦理目的论色彩。正是这种伦理学目的论历史观,使马克思在自由与必然关系问题上,把二者看作对立关系,自由自觉的劳动作为价值悬设是与物质生产劳动根本对立的。

第二个阶段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这时的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哲学历史观的根本转变。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只能在物质生产活动中获取自由的观点。他说:“个人同生产力并同自身的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丧失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而在以前各个时期,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分开的,这是因为它们是由不同的人承担的,同时,物质生活的生产由于各个人本身的局限性还被认为是自主活动的一种从属形式,而现在物质生活表现为目的,这一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它现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形式,然而正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是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则表现为手段,自我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竟互相分离到这般地步”^[3]。“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4]。

从上述两段话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劳动向自主自由活动的转化只能通过对物质生产领域的根本改造和质变才能完成。

第三个阶段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开始站到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和政治经济学的最高成果上来看待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研究机器体系的发展时,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存在不断科学化和社会化的趋向,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自由和必然关系的问题上实现了重大发展和质的突破,提出了“自由活动”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

领域的彼岸,又以物质生产为基础,两者辩证统一的观点。

三、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辩证统一

在自由与必然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时间(必然王国)和自由时间(自由王国)外在对立关系进行了深刻揭示和批判。马克思说:“只要存在着一些人不劳动(不直接参加使用价值的生产)而生活的社会,那么,很清楚,这个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就把工人的剩余劳动作为生存条件。这些不劳动的人从这种剩余劳动中取得两种东西:首先是生活的物质条件,他们分得赖以和借以维持生活的产品,这些产品是工人超过再生产他们本身的劳动能力所需要的产品而提供的。其次是他们支配的自由时间,不管这一时间是用于闲暇、是用于从事非直接的生产活动(如战争、国家的管理),还是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潜力(艺术等等,科学),——这一自由时间都是以劳动群众方面的剩余劳动为前提,也就是说,工人在物质生产中使用的的时间必须多于生产他们本身的物质生活所需要的时间”^[5]。

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与必然是完全外在对立的关系,表现在工人阶级完全被必要和剩余劳动时间所占据,而资产阶级则是闲暇和自由时间的占据者。资产阶级的闲暇和自由完全建立在工人阶级的自由机会和能力被剥夺的基础之上,“资本家是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即窃取了文明”^[6]。这一点正是马克思所极力批判的。

在自由与必然关系问题上,推动马克思思想重大发展的是他对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深入研究。马克思指出:机器体系发展带来生产不断科学化和社会化的趋势,为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全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资本主义在自由与必然问题上也存在内在矛盾性。“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8]。最后,马克思直接提出了未来社会财富的基础是自由时间的增加以及劳动时间缩短的观点。

在上述基础上,马克思科学阐述了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的关系:“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

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9]。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第一,人首先作为自然存在物,必须要与自然界进行斗争,满足一定的需要才能生存和发展,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第二,在这个自然必然性王国中可以实现、获得一定形式和程度的自由,这种自由表现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的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社会作为整体,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加和扩大,不再像前现代社会阶段一样完全受自然必然性的制约。第三,真正的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只存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和之外,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之中。第四,劳动时间缩短,自由时间增加是根本条件。

从实质上说,马克思认为,只有当生产力巨大进步以后,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劳动时间大幅度缩短并且不再作为衡量财富的尺度和标准,更重要的是,劳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技术的应用过程和对

自然力的控制过程,也就是劳动方式和性质发生根本性的质变。这是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改变的结果。另外一方面,人的自由时间无限增多,人可以在自由时间中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自由个性,也就是在各种自由活动中每一个人都能自我实现和自我提高。每一个个体人自由个性都充分发展之后,又作为“一个新的主体”投入到生产过程中,进而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人也实现和获得了一定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和必然的矛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获得和谐统一的美好图景。

参考文献:

- [1]Jan Kandiyali (2014) Freedom and Necessity in Marx's Account of Communism,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22:1, 104.
- [2]Kandiyali J. Karl Marx's Individualistic Conception of the Good Life[D].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2014. 102.
- [3]【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0-142.
- [4]【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4.
-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13-214.
-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M].人民出版社,1998:23.
-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M].人民出版社,1998:104.
-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M].人民出版社,1974:926-927.

[责任编辑 王云江]

Marx on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edom and necessity

——Discussing with pessimism, optimism and compromise theory

BI Zhi-min

(Marxism School,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edom and necessity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in Marxian theory. It involves not only the normative dimension of Marx's critique of capitalism, but also the essential provisions of communist society.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s have formed three typical views of "pessimism", "optimism" and "swing theory". Their common theoretical flaw is to regard freedom and necessity as external and opposite relations, rather than dialectical unity; The qualitative improvement of Marx's thought in the capital theory period and the solution to the harmonious un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edom and necessity.

Key words: Marx, the realm of freedom, the kingdom of freedom, labor